論語正義

論語正義卷二十二

恭冕述

子張第十九　集解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注致命不愛其身。正義曰：眞德秀四書集編：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注孔曰：言無所輕重。正義曰：執德猶言據德。弘者，大也。執德不弘，卽子夏所言小道不能致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當時容有安於小成或於異端，故子張譏之。○注言無所輕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

亦不足爲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拒敵也漢書趙廣漢傳注引晉灼曰距閉也距與拒同論語釋文云距本今作拒案漢石經作距邢疏本集注本皆作拒翟氏灝考異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閒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嘉者說文云美也嘉善猶尊賢互辭矜者詩鴻雁傳憐也。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注以二子論交各有所宜非互訾也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爲同類是友交矣蔡邕正交論子

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貶也蔡邕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汎愛衆即汎交親仁即友以交義與包鄭相發矣世儒多徇子張之言以子夏爲失案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言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衍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矣

子夏曰雖小道注小道謂異端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注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爲也正義曰周官大司樂注道多才藝此小道亦謂才藝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鄭舉一端故云如以例之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不可予不明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夫小辯破義小道之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當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據此則小道爲諸子書本漢人舊義故小鄭注同之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用鄭義也○注小道謂異端○正義曰焦氏循補疏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爲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注泥難不通○正義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陷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嚴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獸威夷長脊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滯難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注孔

曰日知其所未聞正義曰皇疏云日知其所亾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劉氏宗周學案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亾者既日有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注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曰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爲執善固執之功與此章義相發擇善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注廣學而厚識之○正義曰注以志爲識謂博學而識之也集注讀志如字謂篤志好學也亦通○注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改邢本脫近字所下行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

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爲貨物所居亦通名肆俞氏樾羣經平議周易說卦傳巽爲工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于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案致如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止至善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一義同趙氏佑溫故錄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卽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退息必有居學此說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皇本必下衍則字○注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小人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之也則爲文飾之言以自解說若爲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辭卽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注鄭曰厲嚴正　正義曰望之謂遠望之觀其容也卽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釋文儼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二字通用爾雅釋詁儼敬也詩澤陂傳儼矜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注王曰厲猶病也　正義曰子夏此言亦無欲速之意鄭注云厲讀爲賴恃賴也案左昭四年楚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僖十五年釋文厲舊音賴是厲賴字通音亦同然鄭注非全文特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猶病也○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己使己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注閑猶至入可○正義曰說文閑闌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灋也灋與法同注以小德當行權故云不能不踰法書酒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可不

行權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言小節未可出入卽酒誥之意若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權有不得不出入者也繁露玉英篇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董解亦謂行權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證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注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

云本之則無如之何正義曰子游漢石經作斿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釋文作洒掃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下素報反本今作埽經盧氏文弨攷證說文灑汛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借典中如毛詩論語及周禮隸僕國語晉語皆作洒掃是用凡冀除先以水灑地使塵不揚而後掃之故洒先於掃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職云凡拚之道實水于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諸于箕毋此洒掃之事也應說文作譍云以言對也今通作應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對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與又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又云進退周旋慎齊凡又摳衣趨隅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道爲本而以洒掃應對進退爲禮儀之末故譏子夏爲失教法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又謂之趨翔周旋俛仰從命爲末成於弟亦此意釋文云末本末之末字

或作末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卽應對爾雅釋詁應當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

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卽子游所謂本也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卽誨人不倦之倦言誰當爲先而傳之誰當爲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卽淺深之喻今子游所譏則欲以君子之道概傳之門人是誣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倦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卽契傳信之物一

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如毛此說則倦為券譔亦得備一義也漢書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引論語作憮當由憮誣古異文毛詩乃言傳憮大也訓大故有同兼之義師古所說從蘇解也晉灼音憮為誣正謂憮即誣也焦氏循補疏謂憮乃誣字段借說文誣加也加與同兼義近其說良然漢石經惟作唯○注言先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厭倦後傳則後厭倦非經旨故注云注言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喻人有不同故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為大道末為小道也華嚴經音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地域謂之區以分別義故區即訓別注以誣為欺誣言敎人以所不能則為誣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敎人之法雖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末已賅學其末而本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

仕正義曰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則設教於其鄉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義曰說文優饒也饒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騖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甯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衆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與此而止哀文法同夏氏之荅喪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而已矣是故衰麻免絰之數哀之發於容服者也擗踊哭泣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哀之發於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不飲酒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齊衰之喪居至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

四制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卽知難能指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案焦說本此注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爲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是子張誠仁而子游譏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盛難與並爲仁但能成已而不能偏成物卽是未仁未仁者未爲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弟子羣居脩德講學皆是爲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親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爲仁若容儀過盛則疑於矜已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爲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莊卽謂堂堂不能同卽難與並之意。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御覽

三百八十九引仁道薄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盛故云師也辟辟者盤辟也知堂堂爲容儀儀盛者廣雅釋詁堂明也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字通作棠魯峻碑棠棠忠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正義曰皇本難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

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注謂在至改也。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爲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廬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父善道己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爲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注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 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論語云慶父輸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僞王應麟集本繫於孟懿子問孝章丁氏杰以爲當在此下臧氏庸從之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於是抗輈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輸死當即論語注文臧氏以此注稱字爲經之誤陳氏鱣以稱字誤衍二說均有理考鄭以魯人諱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此義未知所出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理爲順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正義曰張栻解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

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不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周官小宰以敘聽其情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哀矜者哀其致刑矜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書呂刑云哀矜折獄與此文同論衡雷虛篇引論語作哀憐或是以義代之段氏玉裁遂疑矜當作矜矜讀如憐恐未是也韓詩外傳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鹽鐵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云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注民之至之過○正義曰離散謂民心畔離違經犯道故以輕慓形之禮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自撿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注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正義曰紂者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又字紂高誘呂氏春秋功名注蔡邕獨斷並以桀紂爲謚書戡黎疏謂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謚是也皇本善下有也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注紂爲至於紂○正義曰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敘傳班伯侍中起眡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楊敞傳惲書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竇憲傳論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此注與之同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衞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

亾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惡來崇侯虎淮南覽冥訓有左彊道應訓有屈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也

正義曰皇本食爲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凌氏曙典故覈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隔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注更改也○正義曰說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衞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衞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別之與公子荆書法同此翟氏灝考異說云公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益涉下章而誤焉學者焉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文王旣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也漢石經墜作隧識作志馮氏登府攷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西狄頌數有顚覆實隧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並與墜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或出古論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人之大不賢者識其

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删定贊修皆爲有徵之文獻可知習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問官郯子學琴師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爲我師此所以爲集大成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注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夫子謂武叔 正義曰夫子沒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夏疑夫子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于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寢廟皆居其中牆庸

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鶚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爲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寏周垣也寏當爲宮牆之名漢石經作譬諸宮藩下賜之藩同皇本作譬諸句末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髆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闚皇本朱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闚閃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坫後錄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日數仞錢氏據仞爲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𤩶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段字也錢氏又日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富卽指此案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室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日邪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

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郈左傳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注七尺曰仞○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呂氏春秋適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之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雖欲自

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夫子以爲他人得賢之也無以爲者言無以爲禁止之也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𠂤也猶可毀踰者言於𠂤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挍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注言人至量也○正義曰絕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棄即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祇同祇訓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疏也服本作祇云祇適也此證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正義曰爲恭者言爲恭敬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何休注爲恭遜之辭與此義同釋文爲知音智下同智者知人

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就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極慎也喪大記虞人設階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章以日月爲喻之意

夫子之得邦家者

注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注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謂立人也道猶導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興動之也荀子儒效云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神過化理有不忒夫子仕魯未幾政化大行亦可識其略矣

○注綏安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上元陳正格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三

恭冕述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如淳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從政金氏履祥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子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灝考異引毛奇齡說末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别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是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捜集夫子遺語綴於冊末而有兩篇者以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待裒録而末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眞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齊魯家學者爲之矣翟氏灝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篇尾又以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别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誤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

誰所作且泰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昔儒者嘗言之

集解

凡三章 正義曰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注 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注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

注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正義曰爾雅釋詁嗟咨嗟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咨嗟也堯有所重誠於舜故歎而後言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歷象歷數詞意並同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數是歲月日星辰運行之法曾子天圓篇聖人

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歷數之義也史記歷書言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又言堯復遂重黎之後立義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咨舜云云乃堯禪位語舜不陟帝位故當堯之世但攝政也王者天之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責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釋之云言察身以知天也此董以在訓察躬訓身也在之為察見爾雅釋詁察身者謂省察其身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福故天垂象而省人主法焉當天示異而人主懼焉書洪範云王省惟歲詩大明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翼者敬也並皆察身之義也鄭此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圖籙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

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用中卽中庸故庸訓用也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是堯時四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其後舜命禹亦言此者水土初平民猶艱食鮮食故也天祿者天子玉食萬方有祿食自天子之故言天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閻潛丘云四海困窮是欲辭天祿永終是勉辭蓋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疑此節爲舜典佚文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注歷數謂列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歷數也歷卽是數故歷數連文禮記郊特牲注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次亦數也○注允信至長終○正義曰允信永長皆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困之本義爲止而不過引申之爲極盡論語四海困窮謂君德充塞宇宙與橫被四海之義略同段說卽包此注意然非經旨矣

祿所以長終者言享天祿能終竟之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漢魏人用此經語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其他封策禪詔若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漢靈帝立皇后詔吳大帝即位告天文漢禪位于魏冊魏使鄭沖奉冊于晉凡引此文皆作永長解惟魏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注引獻帝傳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為永絕在魏末晉初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為却位絕天之辭於古義絕不相應此閻氏若璩毛氏奇齡說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

不敢赦注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正義曰曰予上當有湯字稱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鄭注以此文爲舜命禹事則舜本不名履殊可疑俞氏樾羣經平議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也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大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

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略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又言掖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爲上帝即謂昊天上帝亦即大宗伯注所云天皇大帝也舜命禹總祭五帝即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向今此是總祭故莫適用而以昊天爲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尙玄也說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爲黑牛矣如鄭之言有罪謂四凶帝臣即謂禹其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周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遂大夫簡稼器注並云簡閱也是簡有閱訓帝臣爲善有罪爲惡帝心承上二句言所舉黜皆本天心所簡閱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韋同鄭義而與白虎通及包孔注以爲湯伐桀告天者異當亦經師相傳有此訓也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又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爲天子尊稱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爲尊稱也至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誥○注履殷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興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

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潛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於是時履
爲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是殷尚白於時
湯甫伐桀仍用夏禮爲玄牡也說文皇大也詩楚茨先祖
是皇傳亦云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
人之形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墨子兼愛下夫兼相
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
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
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
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
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
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爲因旱禱雨之辭
墨子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
曰禬曰禜曰攻曰說又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說謂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爲伐桀告天
之辭與墨子不合作僞者之疏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
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
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云云此湯伐桀告天
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孔注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
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是湯誓亦有其文
疑伐桀告天及禱雨文略相同然禱雨在克夏後無爲仍

用夏牲故白虎諸儒不用墨子為說也伐桀所以告天者繁露四祭篇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下俱引詩棫樸證之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善不敢蔽是帝臣謂善臣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湯反桀之事遂其賢良是也此注以帝臣為桀與墨子不合又簡在帝心承上有罪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閱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誤○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衰則君諉罪於臣臣諉罪於民於是以民皆不肖而視之如仇讎欲民之治不可得已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注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 注周周至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賚賜也說文賜予也詩周頌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者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

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爲諸侯餘亦畿內諸侯也亂臣臣字當衍此後人所加說見前疏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正義曰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尙爲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韓詩外傳作舊新彼親爲誓衆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諡法解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兼舊新言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凡諸國百姓有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者皆我一人之責所以然者百姓有過亦由所封諸侯未得其

人故引以自責也曲[illegible]之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
政任功曰予一人分[illegible]節謂封諸侯也白虎通號篇王者
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
文入泰誓○注親而至用之○正義曰注不解周字而以
管蔡當周親是以周爲周家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
注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如
仁人也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
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亦以
管蔡當周親與此注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
乃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
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
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包曰權秤也量斗斛正義
曰漢書律歷志虞書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
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
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
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
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
以孔子曰說文云宷悉也知宷諦也審篆文從番考工記

弓人注審猶定也成氏蓉鏡經義駢枝曰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堯典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卽論語之權量此則律度亦卽論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歷志引虞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義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卽法也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爲萬物根本也度者漢志云分寸尺丈引也謹審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包氏愼言溫故錄漢志引此文云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意蓋以官卽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

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周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爲急耳志下又引劉歆鐘律篇分敘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統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說是也據成君義法訓律當據志補云聲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官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蓋奸民貿易積久弊生古帝王特設專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趙氏佑溫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皇本焉作矣○注權稱也量斗斛○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釋權也志又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

斛二者以概其餘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正義曰爾雅釋詁滅絶也公羊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絶世何爲先王無道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彊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絶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興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興之也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辠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絶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辠黜其采地亦興滅繼絶之義凡封國當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防賢塞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予不絶爾善論

語與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

所重民食喪祭注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正義曰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武成○注重民至致敬○正義曰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孟子盡心下民爲貴又言諸侯之寶有人民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民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王爲國之本也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衆矣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

則有功公則說注孔曰言政敎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爲何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翟氏灝考異阮氏元校勘記並疑爲子張問仁章誤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篇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盡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惟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閒橫隔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恭寶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代帝王爲治之體要也○注言政敎公平則民說矣○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不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敎宜公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注)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尚之意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洪适隸釋以遜進爲魯論異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貪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慎大注求無厭是爲貪阮氏元校勘記益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皇疏而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案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治溝洫及耕歛之類又農隙講武事與士功並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人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是言勞民而民不怨也欲仁得仁謂欲施仁政於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皇疏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中論法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

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注屏除也○正義曰穀梁宣九年傳放猶屏也廣雅釋詁摒除也與屏同○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正義曰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當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正義曰寡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別言之書無逸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詩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與此稱小大同皇疏引殷仲湛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即此注意說文慢惰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與民無信而

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爲虐也說文虐殘也今從隸省作虐京房易傳不教而誅茲謂虐義本此毛詩終風傳暴疾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言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綴令急誅暴也緩令卽慢令說文訓慢爲惰凡怠惰則致緩也王氏樵紹聞編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令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成勤詰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于素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遽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公之令眾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勿懼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某刑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誅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

也無時暴也不敎而責成功虐也巳此三者然後刑可卹也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又子貢謂季孫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濕納納也別一義內入也从门自外而入也經傳多段納爲內此處皇本釋文本皆作內唯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入辭也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俞氏樾平議因出納爲人之恒言故言出而並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並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案俞說是也胡氏紹勳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已必入於人亦謂之納引禹貢納總納銍納稭昏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於天子諸文爲據其說亦通夏小正納卵蒜傳云納者何也入之君也亦一證○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正義曰公食大夫記不宿戒牲申戒爲宿又鄉飲酒注再戒爲宿戒○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正義曰注謂令既出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爲無信也此說雖通究非經旨○注俱當至之道○正義曰方言荆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悋虞翻易注坤

爲吝嗇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道而人君爲政亦不異此故注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而別其是非

正義曰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並作孔子唯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此亦出鄭注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

也二文皆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可兼祿命也說詳前疏○注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即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即可知人也

嘉興錢　啟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四

恭冕述

論語序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集解敘邢疏本則每篇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幾此序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序次行題序解疏三字案何晏等作序時上有註未有疏也今竟稱註疏序此自作疏時妄題其後失撿遂仍之也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正義曰序皇疏本作敘爾雅釋詁敘緒也孫炎注敘謂端緒也說文敘次第也凡紀錄一篇說逃其大義並傳授源流令人識而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西牆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祖初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

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注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爲固也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射聲虎賁輕車皆有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終中壘校尉故此舉爵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案此言出向別錄邢氏連言新序耳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釋名釋典藝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也案論倫字皆從侖說文侖部云侖理也則倫理之訓賓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義其下二途則經綸今古輸轉無窮均爲傳會通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

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覼漢志爲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駁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于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八寫書故說文訓篇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者說文皆俱詞也言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尊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當時弟子事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爲夫子門內受秉之人也釋名釋典藝記紀也紀識之也言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言善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錧轄六藝之喉衿楊泉物理論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言爲善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

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
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即位置
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
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冊
疏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學精熟
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
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
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
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
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
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
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蕭望之字長倩東海
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
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
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遐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
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即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
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長子伋嗣
爲關內侯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
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
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

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即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韋賢不及玄成然韋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且遺子一經著於時諺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韋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敘錄並載之東平蘭陵鄒皆屬魯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言韋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翟氏灝考異謂古人釋經繇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龔奮魯扶卿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據王吉傳吉子駿從梁丘臨學易左曹陳威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蕭父子異學若孟卿爲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穀梁而劉歆獨好左氏春秋也龔奮魯扶卿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敘錄復有太子少傅夏侯建亦序所遺

齊論語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正義曰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說文又云句曲也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東觀漢紀徐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趙岐孟子敍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敍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久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惟毛詩有之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餘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旣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焉楢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爲齊論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以陳成子弒簡公不稱齊亦爲齊論洪興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爲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即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九篇之說爲齊論章句

則十九篇之傳亦爲魯論章句矣魯傳齊說不著作者姓氏明是諸儒相傳之義非一人也琅邪郡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案翟氏灝考異引七略曰文語家近有琅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論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云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此昌邑中尉即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三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若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皆齊論也王卿所敎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呂詩論語敎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即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敎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釋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貢禹五鹿

充宗亦所遺也**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爲論念張文稱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邳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贊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甯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是也**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謚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也酈道元水經泗水注言曲阜武子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又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

步即靈光殿基是魯恭王之所造也據此文夫子宅東南三四百步外即近靈光則共王所居之宮與夫子宅相毗連可知故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也其孔子壁中有經傳者孔叢子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雖僞書然此言當得其眞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鮒即子魚也若家語以爲孔騰所藏今文書序以爲孔惠所藏則異說矣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然則恭王始壞孔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爲武帝初年漢志以爲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魏書江式傳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挍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許愼說文自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

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及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古文爲倉頡所作言古者依後世今文別之也晉書衛恆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段氏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又說文自敘稱論語亦爲古文此古文據段說兼有大篆今其著者惟荷臾字爲古文其餘所引則段氏謂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文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按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嘗倣效孔壁古文衛爲一書又晉咸甯時汲郡人發古冢得竹冊十餘萬言其間具有論語又云魏所立石隋志僅錄其尚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曾刊否也汲冢所出羣書隨復散棄存於後者惟周書魏史穆天子傳瑣語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恐已旋滅之矣據此則論語古文久已無傳而郭忠恕汗簡錄古論語字如郁作𨚍科作𥞑甯作𡩢昆作𥂍備作蔌齊作䨥羿作琴訶作𧦝舉作𦦴虐作𧆛勃作𠢸蕙作𦺈逸作貉總又作紃紳作𦅻篤作竺慶作𢝋朱雲金石韻府積錄古

論語如弟作㒵蓺作由媚作㞕柳作萆褻作絬凡所載古文疑皆後人依放鍾鼎及說文爲之未必及見孔壁古文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彝尊經義考斥晁說爲附會謂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王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亶其然乎案說文引逸論語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如玉之瑩段氏玉裁注云張禹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爲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爲逸尙書也其初學記所引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璵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

也璑三采玉也玠瑒瑲瑣瑝玉聲也瑕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詮玉之辭與說文所引逸論語文全不類朱氏不當並數之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信不誣也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問王爲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爲發揮堯曰篇之義羅此出說不可從漢石經論語碑末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盍毋乎其肆也句不知何篇之文則亦逸文之僅存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如氏注以爲篇名從政殆未然也論衡正說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其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間九篇不知何篇翟氏灝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篇河間趙地偪近於燕燕傳疑即論衡所云河間者也案翟說亦是存疑不足爲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也史記孔

子世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藝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韓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然是本多爲異域人所改此等說他處未見恐難據也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古論樂下有道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列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正義曰安昌據漢地理志屬汝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

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内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内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兼傳齊論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載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即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則其繫惑除去刪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識者疑一字誤衍或

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九著書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當亦傳論語之學者此序末之及也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朱氏翔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曾立博士也案宋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何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郎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

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翟氏灝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杼鄆板狀曰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洪适隸釋載殘字石經竟曰篇末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得論之異同宋氏翔鳳師法表云盍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正義曰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亦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不祗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特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

也恐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爲古論訓解者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文尚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尚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倘及見典雅正實之安國古文訓豈有發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讀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去衞如曹又之宋之陳佛肸爲趙簡子邑宰顯與史記不合其他差謬違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尚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

異議近陳氏鱣著論語古訓自序疑其不類沈氏濤著論語孔注辨僞自序議其詮義膚淺徵典舛誤疑爲平叔所作丁氏晏著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尙書傳爲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爲得論衡正說篇謂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敘錄皆言魯扶卿是魯爲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卿與漢志諸文不同又荆州刺史似謂扶卿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卿時始有其名王充於經術頗疎此等說終是不可據也邢疏云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荆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陽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年八十八延熹

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註論語而此序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康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

正義曰康成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大司農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司馬彪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造使邀玄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遒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就曾論篇章云云者隋書經籍志鄭以張侯論爲本參校齊古而爲注張論即魯論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宋氏翔鳳師法表云周之本即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蓋張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學興而齊古差見是康成雖就魯侯實兼通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徵信故注中從古讀正魯論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尋兩家之學可以得其一二案音義謂鄭以齊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鄭氏佚注校之祇得二十四事皆明著魯讀之文其哀公問主解爲社主雖從周本作主仍是從古論義爲社主也至如有酒食先生饌鄭作餕無適也適鄭作敵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僎云僎讀曰詮子貢方人鄭方鄭作謗朱張鄭作侏張厩中權厩鄭作發皆與集解本異疑此即據齊論校正者也又衞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

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校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己不可考是大略言之未細檢耳宋氏翔鳳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亾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即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案舊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爲二疑釋義卽鄭君論語敘故新志作一卷其舊志云十卷者字之譌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攷著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

正義曰邢疏云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

千石本注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羣傳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後爲光祿勳徙爲河南尹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敘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後漢馮衍傳尚書周生豐李賢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經典敘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逢邢疏引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逢逸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唐志儒家有周生烈子五卷是周生後官侍中其說論語即裴氏所云義例也今邢疏集解但

有周氏無周生氏至皇疏又但有周生烈而無周氏蓋二家之注久爲後人混併莫可識別矣惟冉有退朝注云君之朝見於釋文所引此則確爲周生義也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閒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中間爲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爲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世當指前漢藝文志載有魯齊之說即傳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爲訓解矣序之此言舉其大略未爲篤論也後漢儒林傳言何休註訓論語不爲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劉氏逢祿據書鈔所引爲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爲論語述何篇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爲孔安國注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矜名其義淺狹決非劭公語可知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

曰論語集解 正義曰爾雅釋言集會也通作輯若劉歆有輯略也邢疏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箸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顏爲改易者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沖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皇疏本證之自見邢氏亦本皇疏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稱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旨異經典敘錄隋志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爲加官者惟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

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為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告老為家拜此位也以司馬彪百官志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畿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廢齊王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邕郎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又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為侍郎又為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為吏部尚書又為侍中武氏億跋尾據盧毓傳孫邕代毓為吏部尚書與碑言吏部尚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賓封有建德亭侯爵矣桂氏馥跋尾據管篇傳侍中孫邕為謚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則邕為濟南人刑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隸青州地最相近故兩地並稱案王和平事亦見後漢方術傳與論言王和平為光和時

人而邕少事之則邕亦爲靈帝或獻帝時人計終魏世必
已殺矣晉書鄭沖傳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
微卑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
言及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郎補陳留太
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
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
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封壽光
侯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
皆先諮于沖然後施行按曹爽輔政在正始之際沖由從
事中郎轉至光祿勳在曹爽輔政時惟傳言爲光祿勳與
此敘光祿大夫不同號光祿勳是其實官光祿大夫則加
官也作此序時未爲光祿勳故但言光祿大夫及陳壽作
傳詳其實官亦不及加官矣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
也奏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
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
用官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同掌規諫不與
事合之于中者晉灼漢表注云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
故騎常侍也晉志又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
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
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樣

志此文則中領軍即中領軍將軍也不言將軍者辭之省曹爽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與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列且稱其貴寵莫盛其後司馬懿奏誅曹爽亦言其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即指曹羲等言齊王紀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則曹羲之官中領軍必在三年秋後矣安鄉亭侯者安鄉不知所在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皆秦制也此安鄉亭即是十亭之鄉故舉鄉名以表之司馬彪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然則安鄉亭侯即列侯食於安鄉者也邢疏云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晉志又云秦置侍中漢因之俱無定員魏晉以來置四人掌儐贊威儀漢表注引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荀顗傳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案顗爲魏少帝執經指高貴鄉公見三國志注其爲侍中在其前則當齊王時故廢齊王

表亦有侍中臣領郎猶領也晉志又曰列曹尚書本漢承秦置至成帝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又云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此何晏所官尚書郎是吏部魏志傅嘏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經典敘錄亦言吏部尚書何晏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典略云平叔還尚書主選裴松之曹爽傳注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言晏主選舉則為吏部無疑此序但言尚書者嘗時不列曹名齊王紀正始八年有尚書何晏奏亦是祇言尚書也漢表云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員掌駙馬魏制無考曹眞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裴松之

注晏字平叔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爲關內侯而裴注言晏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繼封關內侯耳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鄭沖傳初沖與孫邕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及諸文賦箸述凡數十篇不言注論語而沖在高貴鄉公時講尚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沖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沖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沖等名而晏最在後後箸錄其家見奏末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毓崧通義堂筆記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末列銜亦是由下遞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言尚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幾蓋政事之所由宜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據此則尚

書之權甚重吏部專掌選舉又晏以國戚尚主貴莫與比故晏居首漢表言侍中得入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注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顗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羲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閑散故鄭沖孫邕又居次何晏曹羲孫邕沒於魏世惟荀顗鄭沖皆仕晉故晉書有傳沖傳居前故詳言與孫邕等共爲集解之事荀顗傳居後自不復述今朱氏據沖傳所言以爲集解定自沖手恐非案劉說是也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兼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惑矣然裴松之注曹眞傳卽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日章二日奏三日表四日駮議此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正始卽齊王芳曹羲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

之爾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箸述之體所以紀實
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
上也今連綴序末
亦後人所合併

附錄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略本宋氏翔鳳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敘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邢

疏與音義同兩處引文不言鄭序陳氏鱣古訓宋氏翔鳳輯鄭注並采入敘錄由意測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夏皆孔子弟子予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傅休奕傅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此當本鄭序故數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為聖門弟子所作故鄭君既著其姓名復言等以總括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瞿氏灝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即源本崇爵讖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

論語爲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曾子爲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良是柳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曾子子爲師稱因以論語爲出自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朱子則以爲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與象山異雖亦得通但不當取後遺前而反沒羣賢著錄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閔子騫皆書字而先進篇一稱閔子冉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爲弟子所記書子者爲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纂疏謂憲問篇不書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爲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撰定者禮記內則注撰治擇之名也廣雅釋詁撰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衆義擇善從之故此三訓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譔以爲十三卷顏師古注譔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楊倞注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裒輯諸弟子所記勒爲此

編故以爲所撰定也旣經撰定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敘錄亦云夫子旣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意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爲弟子所題也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論語之名爲安國所題此謬說也翟氏灝攷異曰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

書以八寸策

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　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正義曰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彼文作八十宗乃傳寫之誤徐氏就而通之非也說文云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冊之叚借說文策馬箠也別一義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

之形笧古文冊從竹符命即天子賜諸侯之冊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魯語云遂書以爲三筴筴即俗策字鄭注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同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釋名釋典藝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申之以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策分策簡爲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策與簡牘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鉤命決者緯篇名鉤命決止言春秋孝經之策鄭君據之得以推測他經故總言知六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六經之名說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舉經取以爲名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此說經爲叚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澤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稱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得編成策明他經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穠寫經史可見尋經皆有策矣六經之策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疏若儀

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又曹褒傳言著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二尺下疑脫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所言策長二尺者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策同若漢書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鶚求古錄以爲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鉤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策又據所見論語之策八寸以六經之策較之是爲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策與鄭君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爲一尺於漢尺則爲八寸然則六經之策二尺四寸孝經之策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策六經策爲三尺孝經策爲一尺五寸矣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策爲壁中古文然若

論衡所言八寸爲據漢尺則安知非魯齊論尺度也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羣經之策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鶚求古錄云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疏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析而已謙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謙自謙損也陳氏鱣古訓曰謙讀爲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策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策爲損去其半論語策八寸比之六經之策爲三分居一孝經已爲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考正此文謂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憭

魯扶先

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翔鳳師法表以爲鄭序文也案漢書張禹傳言魯扶卿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卿經

典敘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卿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卿爲安國弟子是傳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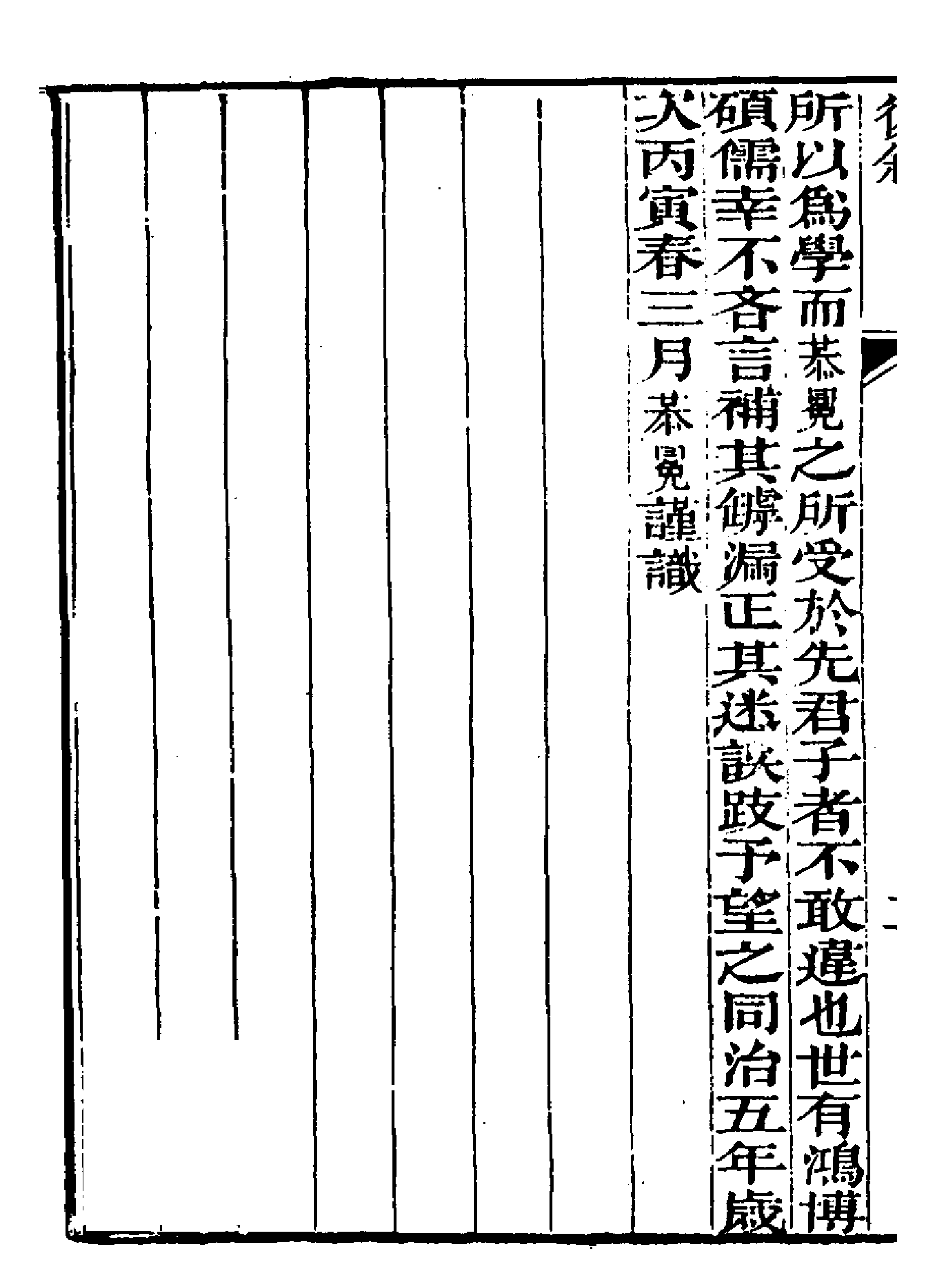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追後追錄言行勒為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其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為之注知其所擇善

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

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尚未逮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著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愼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

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册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瘇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稾重復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



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